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争及中国地缘战略方向

洪菊花, 骆华松*

(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着力于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学科之争、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内涵之争。地缘经济学既不从属于也不会取代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对客观世界在时代特征、国际关系、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领土等关键要素上存在不同见解, 国家联盟、争夺领域、争夺地域、博弈手段在地缘政治时期和地缘经济时期亦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殊途同归并有着深刻的互动作用。中国的现实是经济大国正在崛起、区域合作如火如荼地发展, 但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 中国地缘战略应以地缘经济为重心, 地缘政治为根本。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地缘战略; 中国

中图分类号: K90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2015)12-0026-10

DOI: 10.15957/j.cnki.jjdl.2015.12.004

Controversy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China's Geostrategic Direction

HONG Ju - hua, LUO Hua - so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about their disciplinary status and connotation. Geoeconomics is not subordinate to geopolitics, as well as geopolitics will not be replaced by geoeconomics.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objective world such as ag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interests, state security, territorial, also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in national league, competing fields, competing regions, game means, while,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have profound interaction and they are very similar in some respects. The reality of China is that the rising economic pow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while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serious. China's geostrategic direction should put geoeconomics as center, geopolitics as fundamental.

Key words: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geostrategy; China

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学科之争,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内涵之争, 反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理学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自1990年卢特沃克提出“地缘经济学”^[1], 学者们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争论从未停息, 本文通过两个层次来理解这场争论: 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的学科之争, 即如何定位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的学科地位问题;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内涵之争, 这是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对现实客观存在的不同见解, 即认为现实世界更符合地缘政治逻辑还是地缘经济逻辑。争论往往反映着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 这种多

样性实质上正如地理本身的多样性一样, 既是合理的, 也是有益的^[2]。本研究旨在对这一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 并探讨对新时期中国地缘战略发展方向的启示。

Geopolitics可以翻译成地缘政治, 也可以译为地缘政治学, 但二者分属不同的范畴, 地缘政治是客观存在, 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主观认知生成的知识体系^[3]。本文沿用这一区分, 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是客观存在。地缘政治就是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地理空间和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军事联合、结盟(政治和军事集团化)或政治

收稿时间 2015-08-05; 修回时间 2015-09-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71100)。

作者简介 洪菊花(1981—), 女, 白族, 云南鹤庆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E-mail: 46020903@qq.com。

※通讯作者 骆华松(1964—), 男, 湖南新田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区域合作。E-mail: huasong22@qq.com。

对立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 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经济集团化)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4]。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指关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主观认知生成的知识体系。

1 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学科之争

1899年契伦创造了“地缘政治学”一词, 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地缘政治学经典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问题探讨和国际战略决策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拉采尔国家有机体学说、马汉海权论、麦金德心脏地带说、杜黑和格雷厄姆的空权论、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说、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等重要理论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的看法。

1990年卢特沃克最早使用了“地缘经济学”一词, 成为研究和讨论的热点, 其是冷战结束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颇有新意的理论。此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探讨, 爱德华·卢特沃克、麦肯利·肯维、亨利·诺等人从经济合作视角来研究地缘经济学理论, 保罗·萨翁纳、谢尔兆·菲奥热、弗尔切里·布鲁尼·罗查等人从国际竞争的视角研究地缘经济学, 涅克列萨、科切托夫等学者从地缘经济学与国家战略结合的视角来研究地缘经济学^[5]。地缘经济学是用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6], 而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则是地缘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 关于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学科地位主要有四种观点: 地缘经济学从属于地缘政治学; 地缘经济学尚不成熟; 地缘政治学让位于地缘经济学; 二者相互融合。

①地缘经济学从属于地缘政治学。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 而是地缘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及分支流派^[7], 地缘经济可以理解为地缘政治的一种以经济为导向的特定类型^[8]。地缘经济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国际关系理论, 但是它仍然是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分支, 二者之间是派生关系或者是隶属关系, 在很多时候, 地缘经济是作为一种手段来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9]。

②地缘经济学发展尚不成熟。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 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10]。地

缘经济学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之前, 就已经被过度宣扬而至熟视无睹了, 人们甚至不再思考“什么是地缘经济学”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其既不是学科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 也许将它当作一种“研究”更为合适^[11]。在地缘经济学性质及内涵的认识上出现了诸多分歧, 已影响到学科理论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其已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 不过总体上处于学科理论的初创阶段, 其研究边界尚不清晰、核心理论有待建立、学科体系有待完善^[7]。相比于地缘政治学而言, 地缘经济学还没有规范的定义以及系统的理论, 人们对于它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和误解, 关于地缘经济学的定义是模糊的, 其主要观点的归纳也较为零散和缺乏系统^[5]。地缘经济学考查范围的局限性、定义的模糊、理论演绎的缺乏系统, 以及人们对于地缘经济战略可能会引起免疫保护上升的担心等, 使得地缘经济学的发展陷入窘境^[11]。以上地缘经济学从属于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发展尚不成熟这两种观点, 质疑了地缘经济学为独立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③地缘政治学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卢特沃克认为军事冲突逻辑正转向经济冲突逻辑, 新时期国家冲突逻辑由“商业法则”导向,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一词是其最佳表达^[1], 地缘经济学这个术语是用来命名冷战后地缘政治学的国际竞争继任体系^[12], 世界发展最新趋势的实质在于世界进入了地缘政治观念被地缘经济观念所取代的时代^[13], 一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让位于地缘经济学^[5, 7, 14]。

④二者相互融合。关于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地缘经济学完完全全包含在地缘政治学里, 有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作为“霸权”的一个主题包含在地缘经济学里^[15]。地缘政治学在1990年代的四个学派间存在分歧, 但它们都对地缘经济学越来越感兴趣^[16]。国家利益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起点和最终归宿^[17], 地缘政治学政策性强的特点被遗传到地缘经济学身上^[11], 地缘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一样, 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18]、政策色彩^[10], 因此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地缘政治学的高级发展阶段^[19], 是地缘政治学的向前发展^[20], 甚至出现“新地缘政治学”^[7]、“地缘政治经济学”^[5]的提法, 用以表明冷战后经济、社会、生态等低级政治已纳入地缘政治研究范畴。在新旧理论形态的交替中, 新地缘政治学已逐步将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核心利益范畴, 并强调必须从经济因素及

经济—政治互动基础等综合的、多角度的视角来考察地缘政治格局^[7]。地缘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为主体,以地缘为基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通过以安全为核心的国家维度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市场维度,来共同驱动或制约合作,以谋求不断变化着的安全和经济利益^[5]。

关于二者的学科地位,本文有以下四点理解:

第一,尽管地缘经济学脱胎于地缘政治学,但独立于地缘政治学而存在,有各自的研究对象、理论主张,地缘经济学研究领域是地缘政治学没有涉及的地缘国际经济关系。

第二,地缘政治学不会被地缘经济学取代,只要国家不消亡,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就是永恒的主题。地缘经济是当今国际地缘关系的主流但不可能取代地缘政治,它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此消彼长。有学者认为对国家权力的质疑、经济全球化、边界空间的重新配置、国家社会安全的破坏等变化挑战着地缘政治概念,它们能被含空间、力量、安全的地缘经济概念很好地体现,这个概念视地缘政治被市场逻辑重新调整,地缘经济学重塑而不是简单地取代地缘政治学^[21]。

第三,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是对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分别从政治、经济领域研究国际地缘关系,二者相互渗透、息息相通:①二者的研究领域是互为补充的,是国际地缘关系的两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事件背景下国家地缘战略在这两端间做出选择,偏重点不同而已;②虽然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的合作逻辑,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都既包含冲突又有合作,地缘政治的军事冲突、政治联盟与地缘经济的经济合作、经济制裁等冲突与合作的不同手段都是为国家利益而服务;③地缘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一样,是国家现实主义,虽然国家间竞争领域和竞争手段发生了变化,但国际关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仍然是竞争和对立关系,甚至经济合作的初衷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

第四,在学科性质上,众多学者把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当成国际关系理论,这歪曲了其地理学科性质。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探讨地理因素是怎样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学者和政治家的普遍关注^[22],陈才认为地缘关系的研究,尤其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研究,应摆在新时期地理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8],陆大道等指出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基础性

学科,呼吁中国地理学界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4]。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最特色之处在于“地缘”二字。“地缘”专指在国际空间范围内,用于表达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资源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对外政策与地理背景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特定概念^[23],是地理缘故、地理缘起、地理缘由等因果联系和区位边际关系的总称^[24],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是从空间视角去探讨地理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属于研究人地关系的地理学范畴(图1),其方法论是空间性的,具有综合性、空间性地理学科特点。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特点看,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地理学分支。同时,因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具有明显与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交叉的学科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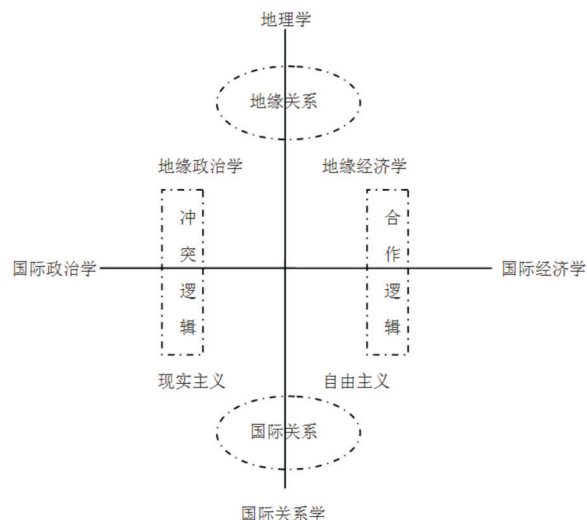


图1 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

Fig.1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2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内涵之争

2.1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内涵差异

随着时代背景由一战、二战、冷战演变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平与发展已然成为时代主题,地缘经济逐步取代地缘政治成为时代主流地缘思想,国际地缘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国家间分化与重组,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让位于地缘经济的合作逻辑,地缘战略向新的领域和地域拓展,博弈手段、安全范畴、领土重要性、边界功能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对客观世界存在不同见解,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在内涵上有显著差异(表1)。

表 1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内涵差异

Tab.1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 of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形成时期	19 世纪末	20 世纪末
代表人物	拉采尔、马汉、麦金德、杜黑、斯皮克曼、亨廷顿	卢特沃克
时代背景	一战、二战、冷战	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时代特征	军事对抗	和平与发展
国际关系	冲突	相互依赖、竞争关系
逻辑	冲突逻辑	合作逻辑
国家利益	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国家安全	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
领土	领土化	去领土化
边界功能	屏蔽效应	中介效应
国家联盟	政治联盟	经济联盟
争夺领域	领土、军事要地	资源、市场
争夺地域	欧亚大陆	非洲、拉丁美洲
博弈手段	军事冲突、政治联盟	经济合作、经济制裁

2.1.1 时代特征:军事对抗与和平发展。地缘政治学形成于 19 世纪末全球扩张时期,兴盛于两次世界大战军事对抗时期。经典地缘政治理论都是研究者根据自身所处国家现实、地缘格局和地理冲突而提出的^[25],主张领土扩张和军事冲突的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心脏地带说、空权论、边缘地带说是这一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国家利益由政治利益向经济利益转变,地缘经济学逐步兴起。时代背景变化引起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变迁,国际地缘关系很大程度上由地缘政治转变为地缘经济(图 2)。尽管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竞争关系与局部地区的军事冲突仍然存在,甚至有学者认为未来世界是一个被全球一体化和国家地区分裂相互对立的力量所左右的、以地缘政治和原教旨主义的反常回归和技术与通信革命为特征的、既面临政治危险又充满和平前景的二元的和不稳定的世界^[26]。

2.1.2 国际关系:冲突与相互依赖。地缘政治是对抗性思维^[27],地缘政治学是国家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遵循政治冲突逻辑理解国际关系和定位国家地缘战略。

地缘经济学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取代了军事冲突关系。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以经济为主题、以和平合作为主调,相应的地缘关系理论也应作调整,从“争夺霸权”向“寻求合作”的目标转换、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主题转换^[28]。地缘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社会已经从“对抗”与“分裂”走向“合作”与“统一”^[7]。

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地缘经济学所理解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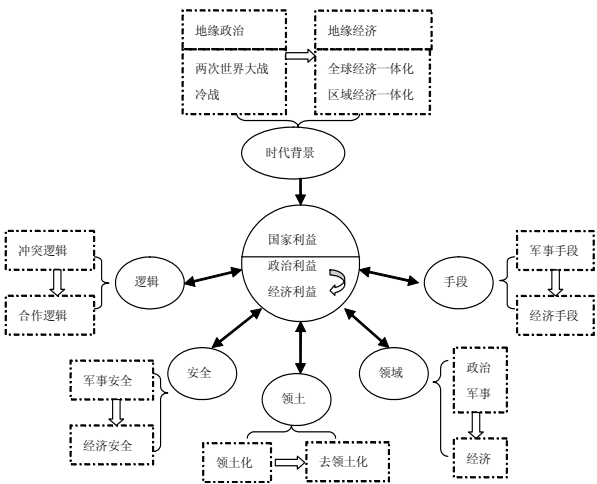


图 2 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

Fig.2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geopolitical to geoeconomic

际关系仍然是冲突,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关系。地缘经济学是传统现实主义在冷战后的翻版^[29]。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改变了的仅仅是竞争的方式,与现实主义者一样,地缘经济学把主权国家当做主要研究对象,把如何维护主权国家的利益作为研究目标,有所不同的是,这些研究都是把经济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9]。尽管卢特沃克写道“不仅是军事手段,而且就连冲突逻辑本身——包括对抗性的、零和的、矛盾的,都将被取代”^[1],但斯帕克仍认为卢特沃克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历史主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12],卢特沃克所创“地缘经济学”一词是用来形容经济冲突逻辑的^[1]。

2.1.3 国家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强调国家政治、军事权力,地缘经济强调国家经济权力,随着时代背景、国际关系转变,国家权力由军

事力量向经济力量转移,国家利益由政治利益转变为经济利益,如冷战时期苏联因缺乏经济力量导致政治崩溃而丧失了国际地位,美国亦受军备竞赛的拖累,而战败国日本、德国因非军事化道路全心全意发展经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重头戏由“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经济振兴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6]。大卫哈维对权力逻辑进行了研究,认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是政治和经济博弈的产物,政治和经济有时是“针锋相对”的^[30],更多学者倾向于经济利益是国家的主要利益,卢特沃克认为政府权威性的宣称不再以战略和安全为名义,而是国家通过地缘经济防御、地缘经济攻击、地缘经济外交和地缘经济智慧来保护重要的经济利益^[8],政权的捍卫和巩固要求政府职能由地缘经济角色取代正在衰退的地缘政治角色^[1],有学者指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地缘经济逻辑^[30]。

虽然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主体,但国家主权仍然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同时国家繁荣富强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且经济合作的深入有利于政治关系的友好发展,正如陆大道等所言,随着国家间经济利益的互相渗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成为政治关系的“稳定器”^[4]。

2.1.4 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至高利益,随着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传统地缘政治中安全的概念是指领土防御和化解外部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而现在安全的范畴已然扩大,包括经济发展、社会重建和人权赋予^[31],地缘经济安全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地位^[32]。地缘政治时期军事安全占主导,冷战后其重要性下降,经济安全重要性上升。

尽管如此,有众多学者认为政治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诚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指出:1970年代,我们反对从早期地缘政治急遽转变为地缘经济的观点,今天依旧如此,所有市场都在政治框架内运行,在和平时代忽视军事安全的作用,就如同忘记了氧气对呼吸的重要性^[33]。罗伯特·吉尔平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研究全球政治经济,认为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关心的问题,对安全的关注意味着权力——军事的、经济的和心理的——在国际事务中至关重要,国家必须不断地关注权力关系的变动以及在国际均势中国家利益变

化的后果^[34]。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卢瓦也说“为了保持繁荣,我们打开大门;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紧闭大门”^[21],不言而喻,在他看来“确保安全”比“保持繁荣”更重要。

2.1.5 领土:领土化与去领土化。以冲突为内核,以地理空间的控制与争夺为主旨,这便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精髓^[35]。地缘政治强调对领土的控制,因而突出“领土化”,地缘经济则因打破边界加强经济合作而与“去领土化”对应,边界效应也由屏蔽效应转变为中介效应。甚至有人用领土来区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认为一切在既有领土范围内控制经济资源就是地缘经济,为控制这些领土本身而斗争便是地缘政治^[15],地缘政治是通过获取领土(以及自然资源)达到财富积累的目的,地缘经济则是国家通过市场控制而不是对领土的获取与控制来积累财富,领土不再与国家经济利益紧密结合^[36]。

一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促使去领土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去领土化趋势。地缘经济强调国家间因经济力量而不再为领土主权展开竞争^[16],领土化国家通过资本、工业、信息技术、消费者的去领土化流动正在逐渐消失,“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认为区域经济的兴起使“国家消亡”,边界已经过时^[8]。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坚称地缘经济环境下领土的重要性依旧。去领土化无法实现非领土化,国家基于领土的权力和利益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回避^[37],地缘经济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边界和领土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强调了它们在国家间连接中的重要作用^[21],领土重要性的重新定位在千年临近之时或许是当前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38],这一问题涉及地理空间重要性的理论问题,是新地缘学的一个立足点^[37]。批判地缘政治学代表人奥特瓦赛尔认为领土是防御智慧的精髓^[8],连地缘经济学鼻祖卢特沃克都强调国家作为领土实体不可能遵循无视边界的商业逻辑^[1],陆大道等指出地缘经济上的竞争虽不以领土扩张和占领为目的,但仍以利益空间的扩张为终极目的,经济大国或经济集团特别注重“占领”“破碎地带”“缓冲地带”,“占领”的形式主要是经济贸易、投资、技术与文化交流、人员培训等^[4]。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相比,确实不太强调领土,但其“去领土化”有待商榷,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区域内部去领土化,但其却加强了区域性领土化,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打

破了区域内领土限制,然而却使区域与其他国家间、区域与区域间的领土化增强,即便是跨境经济合作区也没有使边界从本质上消失,仅只是边界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因此,把地缘经济的“去领土化”理解为“过程”而不是“结果”更恰当。

2.1.6 国家联盟:国家间分化与重组。冷战后世界经济已由地缘政治时代的两极化转向区域化、多极化、一体化混合成长、互相影响的地缘经济时代^[39]。随着军事权力逐步让位于经济权力,世界地缘力量格局发生了变化,地缘力量角逐的主要国家亦发生了变迁,由美苏争霸的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为美、中、欧盟、日、俄、印等主导的多极化地缘经济格局,地缘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世界正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

随着国家利益、国家力量的变迁,划分敌友的准则变了,昔日的军事盟友成为地缘经济竞争对手,如美日关系;政治敌人变成经济合作伙伴,如美国和俄罗斯。国家间不断分化与重组,国家联盟发生着深刻变化(图3、图4):冷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外交、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1991年华约土崩瓦解,北约吸纳了多个前苏联阵营的成员国加入其中;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

2.1.7 争夺领域:领土空间与资源、市场。冷战结束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较量逐渐从对领土空间的控制与扩张转向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40],国家空间的政治理性从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国家领土的市场利益取代了地缘政治逻辑^[36]。国际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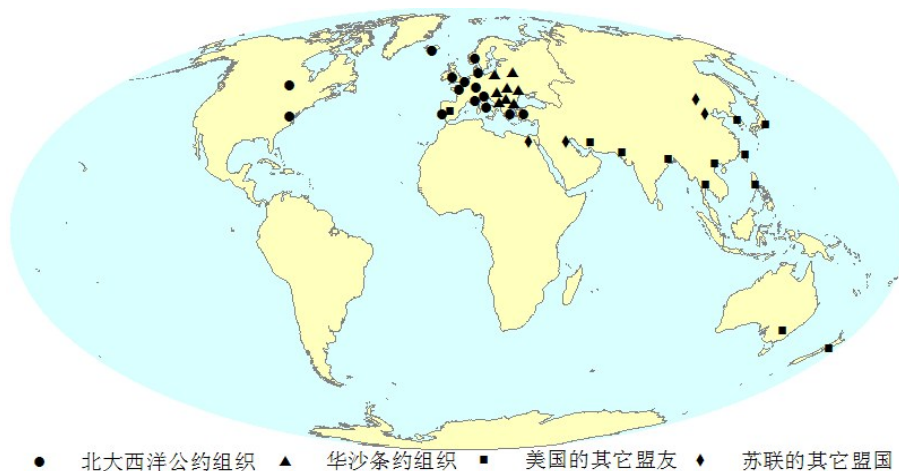


图3 1950年代末国家联盟

Fig.3 The national league in the late 195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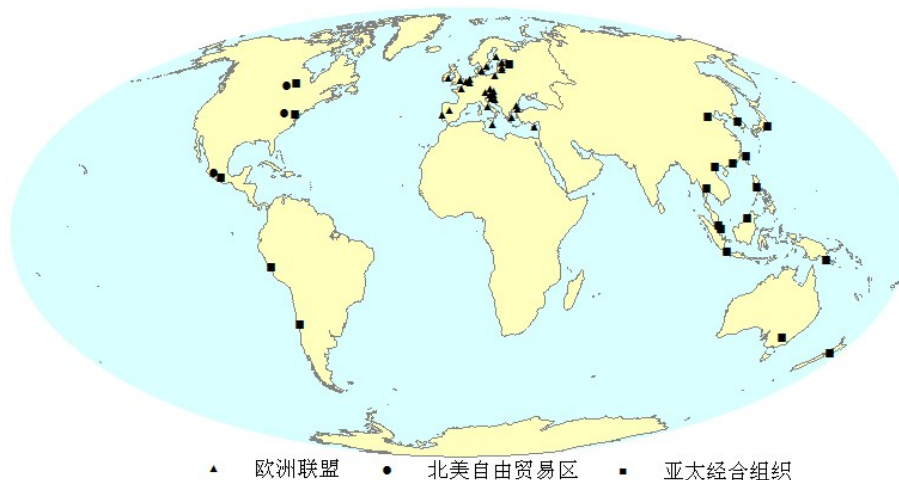


图4 21世纪初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Fig.4 Thre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系中经济、社会、生态等“低级政治”重要性超过军事对抗的“高级政治”,国家间争夺的对象由领土、军事要地等国家领土空间转变为资源和市场等非领土空间。

2.1.8 争夺地域:欧亚大陆到非洲、拉丁美洲。地缘政治时期大国主要争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学经典理论中争夺世界的关键地域——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均在欧亚大陆。随着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对领土的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变为以领土为根基的资源和市场争夺,一些国家和地区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从欧亚大陆向其他地域伸张的空间转换,拉丁美洲、非洲成为地缘经济力量角逐的重要对象。曾经的军事战略要道仍然是当今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战略通道在地缘政治时期和地缘经济时期都是大国极力争夺的对象。

2.1.9 博弈手段:军事手段与经济手段。国家用以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在不同背景和逻辑下而异。19世纪末的殖民地全球扩张、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这一段地缘政治时期实现国家政治利益的主要手段是军事手段如军事冲突、政治联盟。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缘政治斗争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斗争^[41],在地缘经济格局中博弈的手段更多是经济手段如经济合作、经济制裁,经济手段已主导着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军事手段已退居二线或者仅在局部时空内占主导。

2.2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殊途同归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在内涵上存在明显差别,甚至有时是针锋相对的。但它们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其本质是一致的:服务于国家利益,是国家地缘战略的不同思维。有学者指出地缘政治逻辑和地缘经济逻辑的对立仅只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30]。

虽然涉及领域差别很大,地缘经济的国际经济领域区别于地缘政治的国际政治、军事领域,但地缘经济继承了地缘政治关于国际竞争关系、国家利益的核心内涵,与地缘政治一脉相承、殊途同归(图5):①都把主权国家作为竞争单位,虽然地缘经济时代非领土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地缘经济的核心主体仍然是主权国家;②地缘政治认为国际关系是冲突关系即军事竞争关系,地缘经济认为国际关系是经济竞争关系,都认为国家间是竞争关系,只是竞争领域、竞争手段不同而已,不论哪种手段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增强对争夺地域和领域的竞争力,即便地缘经济合作也是为了

增强国家竞争力,国际经济关系实际上是国际政治关系,陆大道等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竞争始终是人类社会存在和进化的基本法则,合作不过是国家实现更有效竞争的手段^[4];③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国家利益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核心指向^[42],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都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9],区别在于在不同时代国家利益侧重点不同——地缘政治是捍卫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地位、地缘经济是提升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地位,更何况国家经济利益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服务于国家主权、权力政治;④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只是不同时期国家安全主要内容不一,地缘政治时期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地缘经济时期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而且国家政治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根本,而国家经济安全对政治安全有反馈作用;⑤是国家地缘战略的两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都是“理想模式”,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取决于国际现实和国家利益,不同背景和不同利益诉求下国家地缘战略偏重点不同,国家基于如何定位自己在两端间的位置,其地缘战略介于两个极端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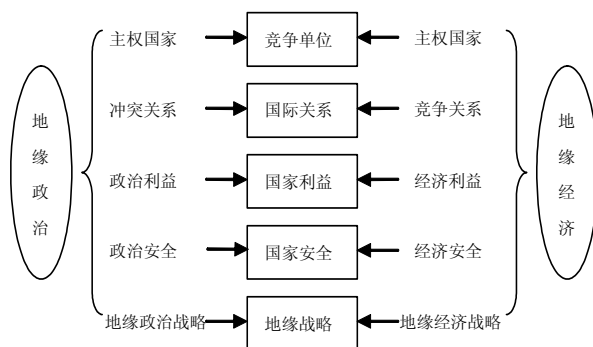


图5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殊途同归

Fig.5 The similarities of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2.3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互动机制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殊途同归,而且二者间有着深刻的互动作用,二者协调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权力。国家政治权力实际上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经济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而国家主权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政治力量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坚实的保障。罗朗·柯恩—达努奇认为自1980年代起经济活动的去政治化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信条,但它将越来越遭遇到全球经济空间的地缘政治化的挑战,而这种地缘政治化受文明的对抗与那些巨型国家在战略雄心激励下经济腾飞的影响^[26]。更何况,现实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有时是合二为一的(如对海峡和石油的争夺与控制)^[15],从纯粹的政治学或政治学意义上讲,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都是抽象的,而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看,大部分重要的事件既是经济的议题也是政治的议题^[43]。

地缘政治是地缘经济的重要保障,对地缘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图6):地缘政治要素(安全和能源的担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强权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空间重新发挥作用^[26],政治关系是经济合作的重要前提,两国间友好关系尤其是政治联盟关系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对立关系则降低战略互信、增强竞争关系,战争作为最极端的对立方式严重破坏经济发展与合作;军事联盟里盟国因军事力量悬殊而产生依赖与被依赖关系,军事力量强大的盟国可以主导联盟内部的地缘关系包括地缘经济关系,而依靠盟国确保军事安全的国家则让渡部分主权和经济利益,罗伯特·基欧汉等曾深入研究了军事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对权力的影响^[33];军事力量是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决定因素,一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是制定该国地缘战略的主要依据之一,地缘经济战略深受其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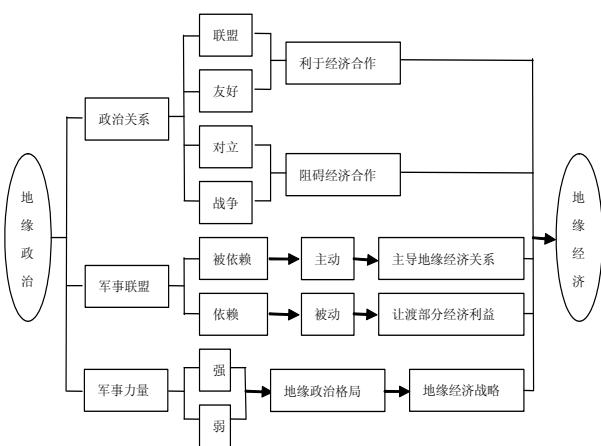


图6 地缘政治对地缘经济的影响机制

Fig.6 The mechanism of geopolitical influence on geoeconomic

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也起着重要作用(图7):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经济上互惠互利有利于增强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有利于增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从而稳定政治关系,索尔·科恩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可以成为战略相互依存的重要平衡力量,以前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平衡来源于相互的核威慑,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平衡则来自日渐增长的经济依存^[44],而经济上的竞争导致关系的恶化,如中印在东南亚的经济博弈对两国友好

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经济力量是一国军事力量的物质基础,国际经济格局和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前提和条件;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是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斯普劳特夫妇指出国家获取有用原料尤其是能源时的安全性是制约地缘政治的三大非人文因素之一^[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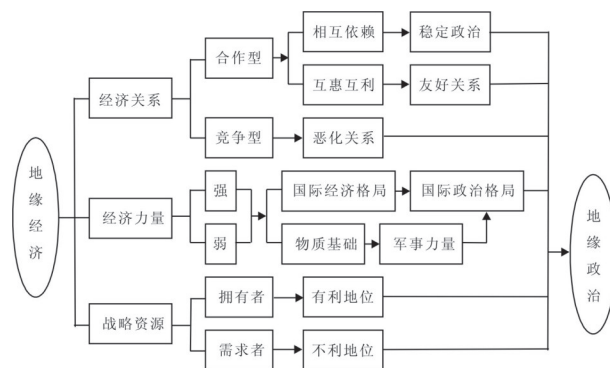


图7 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机制

Fig.7 The mechanism of geoeconomic influence on geopolitical

3 中国地缘战略方向

3.1 地缘经济是重点,地缘政治是根本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就如同一个光谱的两端,都是理想模式,中国应根据自身利益和地缘环境,确定介于两端间的地缘战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加强多边、双边经济合作,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凸显经济大国的地位,中国与其它大国间展开激烈的地缘经济角逐。与地缘政治相比,地缘经济更符合中国现实利益和中国现状,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地缘战略主要方向。罗朗·柯恩—达努奇认为北京当前的目标完全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北京目前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任何政治和军事的统治地位都取决于经济实力^[26]。索尔·科恩直接指出华盛顿只想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领导人现在只谈经济伙伴关系,不谈战略伙伴关系^[44]。

中国国际政治地位日益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的现实是经济大国正在崛起、区域合作如火如荼地发展,而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领土争端、藏独问题、疆独问题等高级政治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大国崛起带来国际地缘经济格

局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地缘经济的博弈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欧盟、日、俄、印等国发生地缘政治角力,对华遏制有增无减,中国威胁论、中国投资黑洞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负面论调盛行,卡普兰说中国面临地缘政治挑战,21世纪的中国是不完整的,而且充满潜在危险^[46],只要这些问题继续存在,地缘政治在中国的根本地位就不可动摇,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之根本。一如陈少华所言,对于大国或者强国来说,传统的地缘政治依然是国家战略的核心部分^[40],如美国国家战略中始终隐含和贯穿着深厚的地缘政治思想^[47],冷战后继续重视国家安全并为此不惜争夺战略要地,9·11后尤其关注国家边界安全^[48]。

3.2 几点具体建议

①继续为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多极化发展而努力。中国经济崛起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在国际上践行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致力于打造比较民主的国际政治秩序。多极化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将给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带来更加平等、和平的环境。

②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收获更多经济利益,软化政治关系。地域上特别关注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能源国家,战略重心放在对中国最具战略意义的地方——中国周边国家、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基于互惠互利原则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建设,中国应积极主动倡导区域合作,为区域和谐发展做贡献,如同在上海合作组织创建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样,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区域合作。

③避免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国际化;处理好与大国的竞争关系,避免正面冲突;重视与能源生产国、能源通道国的关系;以“和平崛起”回应“中国威胁论”,融入区域体系和国际体系;重视传统政治军事安全,同时重视经济、社会、生态等非传统安全。

④基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国兼具大陆性与海洋性禀赋,腹地靠近陆权“心脏地带”,同时沿海又占据西太平洋“边缘地带”海权重要位置,未来中国战略要进一步彰显海洋性特征,包括经济更加开放、文化更加包容、军事上加强海上力量。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要适度,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经济相互依赖和核威慑使得大国间产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奉行和平发展道路,要

避免进入“安全困境”恶性循环。

4 结论

从学科地位看,地缘经济学不隶属于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研究领域是地缘政治学没有涉及的地缘国际经济关系;新时期新环境下地缘政治学并未过时,不会被地缘经济学取代;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是对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分别从政治、经济领域研究国际地缘关系,二者相互渗透、息息相通。地理学要重视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有着深刻的互动作用,地缘政治是地缘经济的重要保障,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物质基础,二者协调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权力。中国的现实是经济大国正在崛起、区域合作如火如荼地发展,同时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地缘战略应以地缘经济为重心,地缘政治为根本。

参考文献:

- [1] Edward 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J].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0 (20): 17 - 23.
- [2] 蔡运龙, Bill Wyckoff.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3.
- [3] 张江河. 对地缘政治三大常混问题的辨析[J]. 东南亚研究, 2009(4): 80 - 86.
- [4] 陆大道, 杜德斌. 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 地理学报, 2013, 68(6): 723 - 727.
- [5] 卢光盛. 地缘政治视野下的西南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 - 56.
- [6] 萨本望. 新兴的“地缘经济学”[J]. 世界知识, 1995(5): 2 - 4.
- [7] 李正, 陈才, 熊理然.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特征探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4, 23(1): 10 - 18.
- [8] Matthew Sparke.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transnational state effects in the borderlands[J]. Geopolitics, 1998, 3(2): 62 - 98.
- [9] 刘从德. 地缘政治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71 - 184.
- [10] 宋国栋. 地缘经济学当议[J]. 平原大学学报, 2006, 23(5): 1 - 4.
- [11] 卢光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经济学[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 (3): 11 - 16.
- [12] Matthew Sparke. Geopolitical fears, geoeconomic hope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7, 97(2): 338 - 349.
- [13] Э. Г. 科切托夫. 世界跨文明和谐与地缘经济学范式[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7, 9(5): 3 - 10.
- [14] 张丽君. 地缘政治让位于地缘经济[J]. 经济地理, 2001, 21 (S1): 33 - 38.

- [15] N S Rozov.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and Geoculture [J].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12, 51(4): 67 - 90.
- [16] V D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ne flag, many meanings [J]. GeoJournal, 1998, 46(4): 237 - 253.
- [17] 周骁男.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研究路径比较 [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17(4): 39 - 41.
- [18] 陈才. 地缘关系与世界经济地理学科建设 [J]. 世界地理研究, 2001, 10(3): 1 - 7.
- [19] 张学波, 武友德, 明庆忠, 等. 地缘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讨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6(3): 62 - 64.
- [20] 韩银安.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刍议 [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5 (2): 9 - 13.
- [21] Deborah Cowen, Neil Smith. After Geopolitics?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ics [J]. Antipode, 2009, 41(1): 22 - 48.
- [22] 韩银安. 浅析地缘经济学 [J]. 外交学院学报, 2004(1): 70 - 75.
- [23] 文云朝. 关于地缘研究的理论探讨 [J]. 地理科学进展, 1999, 18(2): 172 - 175.
- [24] 沈伟烈. 关于地缘政治学研究内容的思考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1 (7): 57 - 61.
- [25] 胡志丁, 骆华松, 葛岳静.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研究视角及其对发展中国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启示 [J]. 热带地理, 2014, 34 (2): 70 - 75.
- [26] 朗·柯恩 - 达努奇. 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 [M]. 吴波龙,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7] 鞠海龙. 论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5): 56 - 60.
- [28] 贾绍凤. 国际关系的变化趋势与地缘关系理论的变革 [J]. 人文地理, 1999, 14(1): 37 - 41.
- [29] 许嘉. 关于地缘经济学的思考 [J]. 国际政治研究, 1999(3): 98 - 102.
- [30] Julien Mercille. The radical geopolit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logics of power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8, 27(5): 570 - 586.
- [31] Anirudha Gupta. Issues in South Asia: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34(1): 15 - 24.
- [32] 丁志刚. 地缘经济安全: 一种新型的国家安全观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38(2): 85 - 90.
- [33]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 [M].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34]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M]. 杨宇光, 杨炯,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1 - 17.
- [35] 刘雪莲, 徐立恒. 当代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新视域与新动向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1): 134 - 137.
- [36] Sami Moisi, Anssi Passi. From geopolitical to geoeconomic? The changing political rationalities of state space [J]. Geopolitics, 2013, 18(2): 267 - 283.
- [37] 赵可金.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理论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3(5): 102 - 115.
- [38] 杰弗里·帕克. 地缘政治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 [M]. 刘从德,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209 - 213.
- [39] 李继东. 论地缘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从地缘经济学视角对冷战后时代的审视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2): 65 - 70.
- [40] 陈少华. 国家间博弈中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22(3): 36 - 40.
- [41] 段进军, 陆大道. 论大国东亚地缘经济战略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J]. 经济地理, 1999, 19(2): 22 - 26.
- [42] 周骁男, 陈才. 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76 - 80.
- [43]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M]. 苏长和,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 17 - 29.
- [44]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 [M]. 严春松,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306 - 309.
- [45] Harold Sprout, Margaret Sprout.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n era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60, 4(1): 145 - 161.
- [46] 罗伯特·D. 卡普兰.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 [M]. 涵朴,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199 - 227.
- [47] 陆俊元.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J]. 人文地理, 1999, 14(3): 61 - 64.
- [48] 王吉美.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美国边界安全的空间特征与政策变化——兼论对中国边界安全的启示 [J]. 人文地理, 2011, 26(3): 19 - 23.